

战胜者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常駐中国代表团編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紀念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成立六周年

战 胜 者

(越南南方战斗故事集)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常駐中国代表团編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目 录

坚贞不屈、英勇卓絕的阮文貝·····	1
在歼美的鋼鉄包围圈中成长·····	7
张文和——歼灭七十八个美国佬的勇士·····	11
阮氏九·····	14
无比勇敢的战士阮文諾·····	18
广治——承天勇敢的女游击队员·····	21
忘我的服务精神·····	26
黃氏梅·····	28
歼灭坦克的勇士·····	32
姐姐·····	35
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游击战士·····	39
富安的女神枪手·····	42
她是胜利者·····	45
反坦克手——陶文卑·····	50
坚贞不屈的广南姑娘·····	53
塔梅平原的女儿·····	58

堅貞不屈、英勇卓絕的阮文貝

一九四六年，阮文貝出生在美荻省周城县金山乡的一个貧农家庭里。父亲是地主的佃丁，生活极其貧困。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胜利，使他家摆脱了暗无天日的苦境，过上了幸福的日子。在英勇的抗法战争中，他父亲积极参加了保卫政权的斗争。故乡的反帝斗争和父亲的革命活动，是英勇和爱国的最光辉的榜样，而这一切，都深深地铭刻在阮文貝幼小的心灵里。

在美吳集团的残暴蹂躏下，越南南方一片水深火热的惨象，而阮文貝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敌人野蛮的白色恐怖，对前抗战人员及爱国农民成批的杀害，点燃了他心中的革命火焰：起来，推翻人民的死敌！

十六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跟乡亲们一起粉碎了敌人的控制和封锁。从此，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便将自己的一切献给解放故乡的革命斗争了。

一九六五年四月，阮文貝光荣地加入了越南人民革命青年团。那时候，乡里有許多年紀跟他差不多的青年，在革命召唤下，踊跃参军，踏上了杀敌救国的征途。阮文貝心中万分兴奋，坐也不是，立也不是。他一个劲儿地要求媽媽讓他去参加解放軍。阮文貝是第一个孩子，又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所以，媽媽还有些躊躇，想把他挽留住。阮文貝为这事感到很苦恼。有时，解放軍行軍路过他家門口，他真想偷偷地离开家庭，跟解放軍走。然而，他又疼爱媽媽，生怕媽媽心里难过。后来，去恳求爸爸，才随了願。爸媽都很乐意讓他去参军。

到了部队以后，阮文貝十分高兴，希望拿起枪去直接打击美国侵略者。可是，由于革命的需要，被分配到南部中区某后勤单位做运输武器的工作。他对同志们說：“不論任何工作，

只要能很好地为革命服务，都是光荣的。”

阮文貝兢兢业业地工作，把部队里的事情看作是自己家里的事情一样。他照管船、橈、好象战士照管枪一样，时刻作好准备。不論是黑夜、雨天，或者要穿过敌人的火力网，只要一声令下，便馬上出发，向前綫运输武器弹药。运输队里的干部和战士都非常爱护他、信任他。这不仅由于阮文貝性情温和，謙虛，热情帮助同志，而且还由于队里交给他的任何一件工作，他都能出色完成。住在群众家时，他总爱講战斗故事，宣传民族解放陣綫的政策，热情帮助老乡們劳动，乡亲们很喜爱他，把他看成自己的儿子。

有一天，他出差途中，碰上了带有《象他那样生活》的一个干部，經阮文貝的苦苦恳求，最后那个干部把这本书给了他。回到駐地后，他逢人便誇、并找来一张最好的紙，小心地把封面包了起来，象爱惜最珍貴的礼物一样地爱惜它。阮文貝如飢似渴地讀着，并讀給同志們听。阮文追烈士在就义前那凜然挺立的英雄形象，深深地鐫刻在这个二十岁的青年团员火热的心上。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日，两个小組奉命运送武器到前綫去。这一天，天上下着傾盆大雨，豆大的雨点迎面扑打过来，怪疼的，但战友們互相鼓励着，尽快地撑船把武器赶运到部队去。下午四点钟，当他們到达美获省美安县美貴乡的丐标运河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敌人的 M113 两棲装甲車队正从高岭經過丐标运河开向美安。风在呼呼地吹，战士们听不清战車的馬达声响，就这样，与敌人遭遇了。

第一只船跟走在前头的那輛 M113 两棲装甲車相隔只有五十米，車上的敌人慌忙开枪，車队扑了过来。我一小組当即开火回去，拦截去路，不讓敌人接近。阮文貝和其他同志迅速散

开，收藏武器。

經過了几分鐘的无比激烈的战斗，战友們先后牺牲了。車队停了下来，敌人蜂拥地从車上跳了下来。当阮文貝刚把最后一箱武器往土里埋的时候，敌人已冲了过来，把他摔倒，捆绑后就拖了上来，押到几个美伪指揮官面前。一陣毒打之后，一个伪軍官威胁他說：“快說！你們的武器藏在哪儿？想活就說出来！”

阮文貝抬起了沾滿了泥土与鮮血的头，以輕蔑的眼光看他面前的几个美国强盜和他們的走狗伪軍官，坚定地回答：

“你們全拿走了，还問我干什么？”

一个凶狠的美国軍官闖了过来：“你們从哪儿运来这些武器？又运往哪儿去？”

阮文貝瞪了他一眼，然后朝着一个牺牲了的战友躺着的地方，抬抬下巴：“他知道，我不知道！”

美国强盜恼羞成怒，把阮文貝毆打了一頓，然后把他推上車，連同附近一个正在种地的老大爷一起帶走了。装甲車队繼續向美安开去。

到了美安，那些美国强盜得意地炫耀了一番：“今天行軍，激获了不少越共的武器，还捉来了俘虏。”当地的美伪軍官乐呵呵地赶来看从“越共”那里激获来的战利品的“現場展覽”。他們团团围在一个堆放着地雷、手榴弹和彈藥箱不很大的院子里，唧咕着，議論着，嘲笑着，一片嘈杂声。有些为了看的更清楚，使劲地往人群里挤。这些奇怪的地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土兵，他們里一层外一层，围成个鉄桶似的。有的站在橛子上，有的爬上装甲車上，几十个軍官同朝着一个目标，两手交叉在胸前，一付趾高气揚、洋洋自得的样子。

一个美国軍官叫把阮文貝押上来。阮文貝見到落在敌人手

里的武器，脸上露出怒色。

“你会使用这些地雷嗎？”

阮文貝环視四周，見几百只凶恶的眼睛正傲慢地盯着自己，他沉吟了片刻才說：

“会一点儿。”

这时，几个軍官七嘴八舌地問了开来：

“这叫什么地雷？”

“哪国制造的？”

“越共也能制造这样的地雷？！距离多远才可免除危险？”

阮文貝随便敷衍回答了几句。

又一个美国佬好奇地問道：

“这种地雷怎么个用法？”

阮文貝装作十分內行的样子，解释道：“这是一种电动地雷，有的看来虽然很小，但却可以把美国的陆地水上的各种机械車輛炸得稀巴烂。”

一个伪軍大尉指着一个有条“短柄”的奇怪的地雷，于是，那一群傢伙都睜圆眼睛看着，看看到底是啥样的地雷。

“你会使用这种地雷吧？”

阮文貝点点头。

看来，这个“俘虏”还很听话，那些傢伙說話不象先前那样粗声粗气了。他們如同得到了奶油一样，眉开眼笑。一个愚蠢的美国佬命令伪軍解开捆綁“俘虏”的繩子，叫他操作这种地雷給他們看。同时讓两个伪軍士兵站在阮文貝身边，荷枪实弹，以防发生不測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那美国佬又指了指地上的几个地雷。阮文貝泰然自若，走向那个“奇怪”的地雷。他对这种地雷非常熟悉，这是我兵工厂生产的带有撞針的地雷，专用于炸毀机械車

輛的。那“短柄”是个保险装置，当它受到强大压力时，便立即爆炸。見阮文貝拽过这样大的地雷，那伪軍焦虑不安，故意問道：

“哎，这种地雷不是要用电嗎？”

“对！。給我两条电綫，我告訴你們用法。”

那狡猾的伪軍大尉叫士兵找来两条干芭蕉繩子。

“喂，电綫。”

說完，他“嗤”的一声笑了，周围的那群傢伙也跟着咯咯大笑起来。

阮文貝一声不吭，弯下腰来，双手抱起十公斤重的大地雷，眼睛迸发出閃閃的光芒。掉对了方向之后，便开始摆弄着，裝作准备。阮文貝向跟他同时被抓来的、站在他旁边的老大爷瞥了一眼，示意說“你走到別的地方去吧”。这态度的突然变化，使老大爷感到很惊愕，起初那解放軍战士遭到了野蛮的拷打，还十分坚强，一付軒昂的气概，对敌人以牙还牙，毫不妥协。可是……为什么自押回这儿后，敌人用甜言密語来哄誘，他便变得馴良、听話，而現在又教他們使用起这种地雷来了呢？老大爷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他，象是要阻止他这种背叛的行动。而看見阮文貝那双异常明亮的眼睛时，驀地又好象想起了什么，于是，老大爷以未吃晚飯为理由，要求敌人讓他出去买面包。老大爷刚出了大門，阮文貝猛烈站起身来，抱着大地雷閃电般的奔向附近的一輛装甲車。对敌人的强烈仇恨化成了无比巨大的力量，这力量顿时全部集中到鉄臂上，他双手把那顆大地雷高高举在头上，炯炯的目光使得敌人心惊胆战，他放声高呼：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万岁！”

“打倒美帝国主义！”

事情來得很突然，打亂了全局。那些怯懦的敵人被吓得爭相逃命。但是，已經來不及了，勇士把地雷的保險裝置對準裝甲車車沿，使盡平生力氣，狠狠地砸過去。一聲霹靂般的爆炸聲響了，接着，又是成堆的地雷、手榴彈的震天動地的爆炸聲，整個美安鎮都震動起來了。那些狗強盜和周圍的軍車完全淹沒在這沖天的火海里。

那個虎口余生的老大爺，提起這一英勇行動，禁不住流下熱淚：

“想起他，我就特別疼他：到了最後的時刻，他想到的仍然是人民！”

阮文貝的地雷，炸死了六十九個敵人，其中包括十二個美國軍事顧問和十個偽軍官。另外，還炸毀一輛裝甲車，炸傷其餘兩輛。

（越南南方解放通訊社報導）

在歼美的鋼鉄包围圈中成长

吳化雪出生在廣義省沿海一个貧穷的家庭里。她是在家乡和整个越南南方正处在痛苦岁月的年代中长大的。所以，到她刚刚能拿起竹鞭子去放牛的年龄时，就参加革命了。

一九六二年的一天中午，小雪刚放牛回来，看見全副武装的伪軍包围了她的家。她的父亲和哥哥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全身青肿，鮮血淋漓。她的母亲正在慘痛地哭喊着。敌人把石灰水灌进小雪父亲的嘴里，野蛮地拷問他：“越共和秘密地洞在哪儿？”但小雪的父亲和哥哥自始至終一句話也不說。

敌人用鉄条捅烂了地皮，掀开了地洞的盖子：小雪的三哥从去年开始参加了革命，現在正躺藏在地洞里面。敌人往洞里扔手榴彈。三哥揀起来回敬他們。战斗从下午两点一直持續到下午六點鐘。

当敌人把三哥的尸体从洞里拉出来的时候，他們的双手已經被烧烂，筋肉突了出来。小雪的父亲和二哥也被敌人捆縛着拖走了。

不久，小雪的亲爱的母亲也被这些狗强盜打死在田野外，留下了一个刚断奶的小孩。从此以后，小雪便深深地懂得生活在这块洒滿鮮血和浸透泪水的土地上，只有把狗强盜消灭干淨才能够雪国恥，报家仇。

三年后。有一天，敌人闖进了村子。一些干部来不及撤退，躲进了一个还未挖好的地洞。敌人千方百計地妄图活捉洞里的人。小雪的心里象火烧一样焦急。她想起了三哥的牺牲和他那双被烧得筋肉外露的手；想起了父亲被打得全身青紫，鮮血淋漓的情景。于是，她倒了茶水，拿到伪軍的面前，請他們喝。她一面倒茶一面說：“我看見好几个解放軍回来，整天忙

碌不停地挖这个地道，一定很深很长了。可是沒看見他們盖上……今天晚上你們住下还是回去？”

一个伪指揮官得意忘形地說：

“哈哈！我們住下，住下捉絕这些越共！”

小雪抖一抖抱在怀里的妹妹，若无其事地說：“我常常看見很多解放軍駐扎在这周围，枪炮多极了。”

“都是些什么枪？”几个伪軍几乎同时問道。

“嘿！多极了，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子。有的枪筒上密密麻麻的尽子眼儿，有的筒口象碗口那么大，四五个人抬着呢……”

“糟了，主力軍！”一个伪軍惊慌的說。

伪指揮官看了看手表，然后下令：“喂！喂！你們算了！天快黑了，还不快走，被伏击就完蛋了！今天晚上，駐扎在原来那个山头上，明天早晨繼續搜！”

敌人上了山。小雪的心里比跟媽媽一起去迎接出海打魚滿載而归的爸爸还要高兴。天全黑了，小雪偵察过上山的路之后，便悄悄地領着干部們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当她回来的时候，夜已經很深了。

小雪还是一个优秀的游击队員。但是，問她担任过什么职务，参加过多少次战斗，她只是笑，沒有回答。她执行了队长的一切命令；完成了一个游击队員應該完成的一切任务；做着——一个正在浴血战斗，以夺回自己的乡土，解放自己的祖国的爱国战士應該做的一切工作。美国侵略者占領了小雪的家乡，建立了軍事基地以后，天天进行扫蕩，杀害我們的同胞，小雪的家乡也就变成了歼美的鋼鉄包围圈。在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激烈战斗中，不管什么时候，小雪总是站在最前面，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小雪做偵察战士，她調查敌人巢穴里的每一个工

事；紧紧跟踪着敌人行军的每一个足迹。她埋地雷，设陷阱。她拿枪向美国鬼子射击，和同志们一起与敌人巨大的装甲车支队进行战斗。小雪当联络员，她穿过枪林弹雨，把战斗命令传送给游击队。她撕下自己的衣服，给负伤的战士包扎伤口；她冒着敌人天上的飞机和地下机关枪的疯狂扫射，背下了伤员；她从敌人的枪口下夺回阵亡的同志的尸体；她和同志们一起阻击美国强盗的装甲车。在战斗的间隙里，小雪又摘来野菜，做成鲜美的菜汤，送到各战斗小组的每一个战士的手里去。她曾奋不顾身地与敌人进行激烈争夺，从美国兵的手里夺下打火机，不让他烧燬民房。她曾扛着被敌人车轮压烂的木薯磨到区里去，要敌人赔偿。她曾为人民保卫着每一颗香蕉树，从敌人手里夺回每一根竹子，每一件衣服……。

有一天游击队渡河，几个同志被拉在河的这边。一架敌人的H U—1A直昇飞机向河岸倾泻下暴雨般的重机枪子弹。小雪知道敌人快要追来了，便和小青一起奔向河边，找船送游击队同志过河。

小雪打桨，小青掌舵。小雪的船划到江心时，美国兵就涌到了岸边，象蛆虫一样蠕蠕乱动，挤满了河岸。敌人从岸上射来的迫击炮弹和从飞机上射下来的机枪子弹纷纷落在船的周围。船上的人全部跳下河去。一颗迫击炮弹落在他们的附近，激起了一根巨大的水柱，水花四溅。

小雪的脚突然麻木不能再动弹了，血从她的嘴里流了出来。小青赶紧游过来用肩托着小雪。小青比小雪大三岁。她们俩象亲姐妹一样亲。

浪大，又咸又涩的河水猛烈地扑打着她们的脸。透过风浪声小雪气喘咻咻地说着，而小青仍然听得很清楚：“青姐！……努力把船固定在这儿……引诱敌人集中火力射击木船，让

叔叔們游過去。”

正如她們所預料的一樣，子彈密集地向這張飄蕩在江心的小船射來。船被打爛了慢慢地沉了下去。當幾名美國兵摸到江心抓住小雪和小青的頭髮拉上來的時候，小雪已經昏迷不醒。小雪醒來，看見自己躺在屋子裡，幾名持槍的敵人在外面守着。

過了不久，游擊隊從敵人的手裡把小雪救了出來。在南部中區抗美愛國戰鬥英雄聯歡大會上，吳氏雪榮獲一等解放勳章。她胸前的大紅花映紅了她那小小的臉孔。站在她旁邊的是她最親密的戰友小青，也榮獲二等解放勳章。

张文和——歼灭七十八个 美国佬的勇士

奠盤是奠玉七勇士的故乡，从抗法战争到现在，一直是开展游击战争的著名地方。英雄的土地撫育着英雄，张文和就是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出生和成长起来的。

他小时候，用芭蕉叶柄和檳榔梗做成各种各样的假枪，在大人们挖的长达几十公里密如蛛网的村交通壕里，和小伙伴們打野战。

那时候，小小的阿和哪里想到自己会在这些父兄們曾把法寇打得落花流水的壕沟里，立下輝煌的战功呢！

张文和从小就受到父兄們反抗外国侵略者，不屈不挠精神的影响，他在抗美救国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如今，他已是游击队的一个排长，是南方人民优秀“歼美勇士”。

二十四岁的张文和，已經打死打伤了一百五十四个敌人，其中包括七十八个美国佬。他歼灭的敌人相当于他本人岁数的六倍。

自从美帝国主义疯狂增兵越南南方以后，特别是美国步兵和机械車輛蹂躪肥沃的稻田，破坏村庄，屠杀岷光、朱山、錦丽同胞的暴行发生后，更激起张文和心中仇恨的怒火，他与和汪县的游击队更积极地打击敌人，并且消灭美軍基地的侵略者。头一仗，阿和就打死了三个美国佬，从这次战斗中，他得出以下的結論：美国佬怕我們，而我們不怕美国佬！

阿和对游击队的同志們說：

“美軍人数多，又有許多飞机和机械車輛，但是，他們又笨又胆小。只要打死他們当中的一个，其它的就会被吓得魂飞

魄散，一片混亂。他們輕蔑地用手擺弄我們的尖桩，可是，一旦掉到陷阱里，他們就象小孩那樣嚎啕大哭起來”。

此后，張文和積極帶領着游擊隊和鄉親們增修工事，挖更多的陷阱，隨時準備抗击來犯的敵人。

一九六五年九月初，美國侵略軍剛摸進村子，就遭到阿和領導的游擊隊的激烈反击，他們無可奈何，只好拖着十六具屍體狼狽逃竄。其中有六個敵人死在阿和的槍口下。

一九六五年九月五日，美國侵略軍在十一輛裝甲車的掩護下蜂擁而來，瘋狂地向本區的第七村進攻。當時，游擊隊和村幹部都外出工作去了，在這緊急關頭，張文和急忙動員村里的婦女和其他鄉親向敵人展開面對面的政治鬥爭。同胞們斬釘截鐵的話，終於迫使敵人不敢開裝甲車下去毀壞稻田，他們只好灰溜溜地撤退了。這次，由張文和動員和領導的赤手空拳的群眾跟敵人進行的鬥爭，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這些初步的勝利大大鼓舞了阿和，他更積極地引導鄉親們想方設法消滅美國佬。游擊隊和鄉親們製造了三百顆踏雷和几十支鷄毛式的竹箭。他們用還沒有爆炸的炸彈和炮彈製成地雷，以對付美國的裝甲車。村里的防禦工事，更加堅固，正是他們自制的簡陋武器使得美國強盜膽戰心驚。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一日，經過周密地研究地形以後，張文和便大擺地雷陣，準備打擊來犯的 M—113 型兩棲坦克。敵人來了，一輛坦克觸着地雷，爆炸起火，車頂上的兩挺重機槍和一門五十毫米口徑的迫擊炮被摧毀，二十個美國侵略軍也喪了命。後面的敵人趕來抬屍體，又觸發了第二顆地雷，又有六個美國鬼子見了閻王。張文和就是用這樣的辦法，一共消滅了四十四個美國侵略者，擊毀兩輛裝甲車和一輛吉普車。而他開槍打死和陷到他親手挖的陷阱里而死的美國強盜還未計算在

內。

由于取得这些优异的成绩，在中部中区第一次“歼美勇士”的联欢会上，张文和荣获了一级解放勋章和优秀级“歼美勇士”的称号，大家都称他是智勇双全的游击队长。

阮 氏 九

在中部中区的一次爱国抗美战斗英雄的联欢大会上，人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在細听阮氏九的报告。阮氏九，广义这英雄土地上的姑娘，不但用子弹打击敌人，而且还用强有力的斬釘截鉄的言辞作为武器，跟敌人进行斗争。

阮氏九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是革命使她摆脱了給富戶打杂的生活，从此以后，她积极投身到抗战中去。她已經跟敌人斗争了一百九十二次，而每一次都以胜利告終。

一个上午，敌人的炮弹杂乱地落在村里，打死打伤了几个正在挖土的老乡。当指头流血的时候，心怎能不疼！九姐动员了乡亲们，抬着死者的屍首到敌人据点去进行斗争。恶棍們气势汹汹喝道：

“挖交通壕的，被打死是活該，你們还上这儿干什么？”

“我們挖沟取水浇地，你們打死了人，就得偿命！”九姐怒不可遏，立即搶白。

敌人慌忙把大門关上。九姐回去后，找到了一个伪政人員家里，把上午发生的事情說了。这一家也有个姪女死于炮弹下，孩子的亲人听了，无比憤怒，当即冲出家門直奔据点。不一会，一片斥責声，吵嚷声响了起来。乡亲们乘机涌进据点，要求敌人赔偿一切損失。在群众的压力下，敌人不得不答应赔偿損失。这时人群中一位老太太站了出来，对把守据点的头子說：“你們赔偿，我們接受。不过，要保証今后不再乱开枪。”那家伙被迫在她递过的紙上签了字。

接着，九姐又組織群众向市区进发，并讓头上纏着丧巾的五个小孩走在前头。市里的人見了，都围着小孩，打听是怎么回事。跟在后边的群众利用这时机，向市民揭露了敌人的罪